

完美

Perfect

吴海燕 著

现代都市中每天都在上演着一幕幕鲜活生动
纠缠交错的情感悲喜剧

 现代出版社

完美

Perfect

吴海燕 著

 现代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完美/ 吴海燕著. —北京: 现代出版社, 2004

(梦剧场)

ISBN 7 - 80188 - 374 - 8

I. 完… II. 吴…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88145 号

著 者: 吴海燕

责任编辑: 张桂玲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010-64240483 (兼传真)

电子信箱: xiandai@cnpita.com.cn

印 刷: 北京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9.5

版 次: 2005 年 2 月第 1 版 200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 - 80188 - 374 - 8

定 价: 2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人 物 谱

白 旋（袁 泉 饰）：女，28岁，色彩设计师。白旋是一个兼美丽、智慧和财富于一身的女人，但她却是孤独和痛苦的。因为美丽并没有给她带来憧憬中的爱情；智慧让她变得胆小而怯懦，尤其是面对情感的时候，她宁愿把自己异化成一个坚韧而难以接近的“万古长青的仙人掌”，也不愿意相信情感的来临。所以白旋的心灵之门是闭合的，她也在这闭合当中承受着痛苦，但她也在期盼着一个能让她学会哭的男人。当她为他留下第一滴眼泪的时候，他们的故事开始了。

佟 言（王学兵 饰）：男，32岁，律师。佟言是一个倔强的男人，当他的倔强体现在他的职业当中的时候，他魅力无穷。因为他自信、正直而充满野心。作为律师的佟言印证了男人因为自信而充满魅力；因为野心而充满男人全部的自豪。但这种倔强放在生活和情感当中的时候，却又是那么的孩子气，甚至脆弱得不堪一击。佟言因为倔强而坚守着一段已经消失的爱情；因为倔强而让自己内心的真情从指缝间溜走；因为倔强，他毁掉了自己的前程，伤害着自己，也在伤害着别人。当他置身于情感的阴谋、真诚的亵渎和人格与职业操守的选择的时候，佟言和那个永

远与他格格不入的女人站在了一起。

萧 为（原 华 饰）：女，35岁，天空设计公司副董事长，张铭凯之妻。萧为的性格好强、坚韧，属于浑身散发着一股理性光彩的女人。她能理智地运用自己的智慧；理智地对待感情；理智地面对家庭……但理智也让她缺乏激情、缺乏感性、缺乏对情感和真诚持之以恒的信任。

但是在萧为理智的背面，却是充满了征服的欲望。就是因为她性格中的极端好强，造就她无论对待什么事情都只有“成功”这一个结果，所以她要自己事业成功、家庭成功，甚至丈夫也必须“成功”地属于自己。在感情和家庭上，她曾经认为她是成功的，因为她爱自己的丈夫张铭凯，并和他一起生活了7年。她没有想到的是，第一个颠覆她的“成功”的人，却是自己的丈夫张铭凯，当张铭凯向她提出离婚的那一刻，萧为彻底放弃了对他们7年感情的信任，因为在她心里信奉的是，“没有任何一段感情能比人的生命要长……”一个人的征服欲一旦被挫败，剩下的只有报复。

张铭凯（蒋 凯 饰）：男，38岁，天空设计公司董事长，萧为的丈夫。张铭凯和萧为的个性恰恰相反，他善良、真诚，这种充分的“真诚”让他的内心充满感性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热情。张铭凯没有太多的欲望，更多的是对事业和生活的平和，对生活的理解也非常的单纯，他要得并不多，也许只是和自己深爱的女人一杯茶、一顿饭的嘘寒问暖就已经很幸福，因为他相信情感，相信真诚能让所有的平淡变得长远。

他和萧为的结合在开始的时候是让他沉醉和幸福的，因为他们是相爱的开始，因为他以为他们的家庭能给他想要的生活。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公司的壮大，随着萧为个性的突显，他发现他们的生活观念并不一样，甚至能和萧为一起吃一顿饭都成了奢求，更不用说像其他夫妻那样相厮相守。

他和萧为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婚姻对他来说和面子、利益、金钱无关，只是两个人感情问题。所以，张铭凯和萧为对待生活不同的观念让他们越相处距离却越远，越相处就越觉得陌生，这种状况下，他选择了结束他们7年的婚姻。这对他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也经过了内心反复的挣扎，因为他们曾经的幸福让他留恋，但是现在的漠然又让他心寒。

在他和萧为艰难的离婚里程中，小玲闯入了张铭凯的生活，她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都牵起了张铭凯对他和萧为曾经那段幸福时光的回忆和感动。他全然不知的是，小玲的一举一动的操纵者就是萧为，她利用小玲抓住了张铭凯内心最软弱的地方，让他掉进这个情感圈套。

第 一 章

清晨,灿烂的阳光透过百叶窗投到厨房的灶台上,张铭凯推开厨房的门,一股清新的空气迎面扑来,精神顿时一爽。他走到凉台上,极目看了看远处,刮了一夜的大风,将污浊空气一扫而光,天空干净得如水洗一般瓦蓝,西北郊青山起伏的山峦与天相接,显示着十分明显的轮廓。他伸了伸胳膊,闭上眼,两手扩胸,深深吸进一口气,然后,徐徐吐出一口深藏胸底的闷气,这才回到厨房准备早餐。

他的动作很利索,先把牛奶放进微波炉,接着把一杯过滤好的咖啡倒进咖啡壶里,插上电,开始煮咖啡。这是给萧为煮的,萧为喜欢上班前在家里喝杯咖啡。他探头往外看了看,萧为屋子的门还关着。张铭凯皱了皱眉,打开冰箱,从里面拿出两个鸡蛋,打进加热的平底锅里。

“嗞儿”的一声，锅里冒出一缕青烟，他拿着木铲子，熟练地上下翻了两下，然后盛到两个瓷盘里，端到客厅。他看了一眼萧为的屋子，见门还关着，便故意拉椅子的时候发出了响声，然后，又返回厨房，把早餐全端了过来。

萧为这时正在房间梳妆镜前戴耳环，她听见客厅椅子的响声，嘴角泛起一丝无可奈何的神情，这才起身，拉开门，来到餐桌前坐下。

张铭凯低头吃自己的那份早餐，没有丝毫和她说话的意思。

萧为冷眼看了看，端起咖啡杯轻轻呷了一口，问道：“你要在书房睡多长时间？咱这可是个家。”

张铭凯仍然低头吃早餐，没有回答。

萧为叹了一口气，放下咖啡杯，说：“你不想回答，我也不强迫你。那么我就告诉你别的吧，关于戴总的这一单设计项目，我们在以往的标准上再降低报价，即便是这样，我们也有 27% 的利润，他是我爸爸的老朋友，所以，我已经答应……”

张铭凯已经吃完了早餐，没有言声起身离开。

萧为生气地看着张铭凯说：“怎么，不爱听吗？”

张铭凯回到自己的房间，穿上西服，边系领带边说：“对，不爱听，这是‘家’？谁的‘家’？该结束了，一天 24 个小时，你除了利润、项目、赚钱就是睡觉……我们不能在一起……”

萧为一下子站了起来，看着张铭凯的背影说：“张铭凯，我告诉你，从我们共同创建天空设计公司开始，丈夫和妻子就已经不是这个“家”的代名词了，你也是董事长！有整个公司 70% 的股份！不管你愿意还是不愿意，这个家，还有我们的公司都需要我们共同来经营！……只要我不同意，你就别想离开这个家。”

张铭凯从鼻子里哼了一声，没有回答，准备出门。

萧为端起咖啡，眼睛看着窗外，说：“今天戴总来公司谈项目，

我不希望你迟到！合同已经放在门口的吧台上，你抽空先看看内容，省得说不上来，让人笑话。”

张铭凯看了一眼门口的吧台，果然那里有一叠文件，他走了过去，把那叠文件塞进公文包里，拉开门，走了。

萧为看了看桌上自己那份没动的早餐，心里十分生气，起身端起盘子，走到厨房，整个倒进垃圾筐。

早上，写字楼的电梯前，站满了等电梯的人。大家都抬头看着电梯下降的数字，电梯门刚一打开，人就往里拥。白璇也随着人流挤进电梯。

从电梯里出来，一个同事拉住白璇说：“白璇，我的设计图做完了，昨天你走得早，我放在你桌上了，你先看一下，给我提点意见，另外，萧总说，你主管的那个蓝色酒吧的设计今天完工，要你亲自过去验收一下。”

白璇微笑地点了点头：“知道了。”说完，走向自己的办公室。她把小包挂在墙上，打开抽屉，拿出一叠文件，哧溜一下，一张照片滑到地上，白璇弯腰捡了起来，一看，是肖风，正微笑地看着自己。白璇心里顿时一阵抽搐，昨天下午，她见到了肖风，可是肖风告诉她，说两人最好分手，因为他那个出国三年的女友已经回来了，并且准备结婚。白璇心里虽然有准备，但是没想到这个结果会来得这么快。她当时脑子里一片空白，肖风送给她的百合花扔得满地都是。她想乞求肖风多待一会儿，她想得到他胸脯上的温暖，她太爱他了，爱他身上那种艺术家特有的豪放和粗犷，爱他那种时常以粗鲁方式将她揽入怀中的爱呢，可是，这次，肖风却文质彬彬地拒绝了，并且临走的时候，也没有像以前那样深情地吻她的前额。

昨天整个晚上，白璇脑子里想的都是肖风，回忆这一年来与他在一起的快乐时光，她知道肖风爱她，也知道肖风心里更爱那个离

他而去的女友……一年前的那个画展,要是自己不去就好了,要是自己去了,不在那幅怪异的油画前站那么长时间就好了,偏偏那时,自己就碰上了画展的主人肖风,而且两人一谈如故。哎,往事如烟,往事如烟,对往事的回忆,使得白璇对过去的事情难以忘怀。与肖风的交往中,她想以自己的温柔征服他,现在看来,这个努力是失败了。但她仍想努力,她想当面再与他交谈一次。可是,晚上她给肖风打的所有电话,得到的回答都是“对不起,您拨叫的用户已停机……”

手里的照片重新勾起白璇的回忆,她机械地拿起电话,拨了一串号码,满怀希望地握着话筒,怀着当年盼过节一样的心情等待着回音,然而,话筒里传来的仍然是“对不起,您拨叫的用户已停机……”

白璇心里一片茫然,以至于同事过来站在她的身边都没有发现。

同事吃惊地看着白璇,敲了敲桌子说:“白大设计师!萧总让你过去一下。”

白璇回过神来,赶紧把照片放进抽屉,点了点头。

推开董事长办公室的门,萧为微笑地朝白璇点点头。白璇走进去问:“萧总,你找我?是验收的事吗?”

萧为笑了笑说:“你说的是蓝色酒吧吗?对,不过,还有别的事,比那事更重要。”

白璇看着萧为问:“什么事?”

萧为没有马上回答,只是拉开抽屉,拿出一个小镜子,细心地审视了一下自己,然后,放回镜子,问:“你昨天见肖风了?”

白璇很诧异:“你怎么知道?”

萧为摆了摆手说:“昨天有点事,到石景山去了一趟,正好看见你和肖风在那里,怕打搅你们,没喊你。愉快吧!”

白璇难过地摇了摇头，眼圈差点红了：“不行了，我们不行了，已经分手了。”

萧为惊奇地说：“是吗？怎么会是这样，你们处了快一年了吧？”

白璇点了点头。

萧为同情地说：“真对不起，我可不知道这事，不该提的。”

白璇平静了一下自己的心情，说：“没事儿，你说找我有事？”

萧为点了点头说：“没什么……同远房地产的戴总来了，他的楼盘要做整体设计，你跟我一起去谈谈。等会儿见了戴总，我会介绍你是我的特别助理。另外，你设计上的事，可以放一放，先把特别助理的事承担起来。”说到这里，萧为看了看表，微笑地看着白璇，继续说，“你是我最信任的人！确切的原因，我现在没有时间给你解释。一会儿戴总就来了，你先去秘书那里，把相关材料熟悉一下，一起参加见面。见面完了，你再去你设计的酒吧看看，业主今天上午验收，计划验收完了，明天就开业。”

咖啡馆里，张铭凯坐在临街的位置喝着咖啡，这是他的老习惯了。他喜欢上班前在这里坐一会儿，梳理一下一天要干的事情，整理思绪。咖啡馆里的人都知道他是这里的常客，位置常常给他留着。早上喝咖啡的人不多，张铭凯喜欢这份清静。咖啡馆窗子装修的玻璃也很有意思，可以从里面看外面，外面却看着不着里面。张铭凯喜欢端着咖啡细细品着，然后从容地看着外面匆匆而过的各式各样行人。这时，阳光已经被厚厚的云层盖住了，天变得也快，刚才的阳光，一会儿就没了，再看大街上的行人，脸色似乎都凝重起来了，没有一点灿烂。他想哪一天自己从街上走，也说不定被别人这样看着，想到这里，不禁乐了一下。这时，身后传来有人推销的声音：

“……郑先生，真是不好意思，耽误您的时间了……我已经仔

细研究过您公司的员工,做电脑的,长时间地对着电脑工作,一定对身体这不好,如果您给公司员工配备健身卡、定期身体检查、加入医疗保险,再加上定期发这种健脑口服液啊!……我们这种口服液针对性很强的!提神醒脑,有助睡眠……您可以先给员工拿两盒试试,我可以给送去……郑先生……我刚开始做这个,不太懂推销的,但是我真的希望您再考虑一下……”

“谢谢你这么热情,不过,这没有什么好考虑的,我只希望小姐你别再缠着我!我得走了,再见。”

“哎,郑先生,您再等等……”

张铭凯觉得声音很熟,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正好看见一个年轻女子追了过来,不觉得一怔,这不是公司的周小玲吗?

那女子一见张铭凯,也愣住了,慌乱地张口结舌:“张……张总……”

张铭凯看了看她手里拿着的两个纸盒子,立刻明白了一切,低头看了看手表,也没说什么,起身走了。

来到公司,张铭凯从公文包里取出萧为给的那份合同从头到尾看了一遍,这时,秘书走过来说:“张总,同远房地产的戴总来了,萧总请您到会议室去。”

张铭凯从自己办公室出来,看见周小玲已经坐在办公桌前,两人目光对视了一下,周小玲赶紧低下了头,摆弄着桌上的文件。张铭凯没说什么,来到了公司的会议室。

萧为和戴总已经在里面谈话了,张铭凯认识戴总,两人点了点头,张铭凯坐了下来。萧为指着桌上摊开的一堆文件,继续微笑地说:“戴叔叔,这个项目您交给我应该是最放心的了。设计方案我们已经做好了。”

戴总也乐呵呵地说:“怎么说你们天空设计公司也是小有名气的,再加上这么低的报价,我哪里还有不放心的道理?”说着,接过

白璇递过来的一叠材料，看着张铭凯说，“我和萧为的父亲是二十多年的老朋友了，我信得过你们两口子，这次上你们这里来，我除了公事，主要就是看看你们俩。这文件我就拿回去研究吧，不耽误你们的时间了。”说罢，将文件装进宽大的手提包里，笑着站起身准备出门。

张铭凯赶紧起身送客，萧为走了过来，亲昵地把张铭凯胸前的领带整理了一下，然后说：“戴总，您要是对我们设计的方案有什么看法，随时给我们打电话。”

戴总看了看萧为和张铭凯，满意地点了点头说：“可以，可以。”

送走了客人，张铭凯回到了办公室，正要坐下来，周小玲推门进来了，反手关上门，红着脸说：“张总，对不起，我没敲门就进来了，我是担心公司解雇我，我错了，我再不会这样了，张总，给我一次机会吧，我需要这份工作，我妈在医院要做手术，张总……”

张铭凯看着对方局促不安的神色，心里想说的话，到了嘴边却变成了：“公司上班时间，如果每个人都这样干，那怎么可以呢？你又是刚来没多久，怎么会这样呢？”

周小玲眼圈一红，难过地说：“张总，求求你了，我再也不会这样了，是因为那人约好只在那个时间看产品，我是求人的，没法不去，所以……张总，我再也不会那样的……请公司不要解雇我，我再也不会那样了。”

看着她那可可怜的样子，张铭凯心里早没了处罚的想法，摆了摆手说：“没有下一次了，去吧，这回我就不在公司说这事了。”

周小玲显然放心了，连连称谢：“谢谢张总，谢谢张总，我一定好好工作。”说罢，退了出去。

白璇回到办公桌前，抓起电话又拨了一串数字，电话是打给肖

风的。白璇希望这次能通，可是电话那头仍然传来“对不起，您拨叫的用户已停机……”

她失望地放下电话，心里一阵一阵地发空。她不明白肖风怎么会与自己说分手就分手，难道自己一点也没有让肖风留恋的地方？难道肖风从认识自己的那一天起，就知道会有今天这样的结果？她一遍遍在心里问自己这样的问题，然而，她找不着答案，她想答案一定在肖风那里，她一定要找到他，问问他。可是，他的电话却从此断了。白璇愣愣地想着，忽然，她想起验收的事儿，看了看表，哎呀，时候不早了，她慌忙拉开抽屉，取出一叠材料，抓起一个纸袋，装上材料就往外走，一转身，纸袋里的一张照片飘落出来，她没有察觉，径直地朝门口走去。

“白姐，你掉东西了，”周小玲叫了一声，起身过去，从地上捡了起来，照片上是一个男人灿烂地微笑着。

白璇停住脚，回头一看，见周小玲手里举着肖风的照片，冷冷地说：“扔了吧。”说完，继续往前走去，忽又觉得不妥，转身快步回到周小玲面前，从她手里拿过照片走了。

周小玲看着白璇的背影，不禁有些发愣。

白璇出了门，这时天空已经开始落雨点了，转瞬间雨点越来越大，她举着纸袋避着雨，快步往街道上跑去，边跑边招手打出租车。这时，另一个人也举着一个纸袋子低头走着，两人谁也没看见谁，猛地一下撞在一块儿了。

“哎哟！”白璇惊叫了一声，回过头来，见自己撞在一个小伙子身上。

小伙子赶紧蹲了下来，因为他手里的东西已经散落在地上了。小伙子从地上捡起一张婚纱照，放到嘴边吹了吹上面的灰尘和雨水，然后塞到夹克里，又赶紧往纸带里捡别的东西，这时天上响

起一声炸雷，雨哗啦一下急速地落了下来。

“对不起，我真没看见。”白璇赶紧道歉。

小伙子愤愤地看了白璇一眼，也没说什么，正好一辆出租车停了过来，他直起身子，拉开车门，迅速地钻了进去。出租车即刻开走了。

突然，白璇看见地上还有一本书，赶紧捡起来追了几步：“停车，停车，你的东西掉了。”

见出租车已经开走很远了，白璇无奈，只好停了下来，看了看手中的书，只见封面上写着“爱情的故事”。她笑了笑，顺手装进纸袋里，招手拦了一辆出租车，去往施工现场。

白璇匆匆赶到刚完工的工地，意外地看到萧为站在里面四处看着，不禁喊了起来：“萧总，你也来了？”

萧为回头看见白璇，指着几个正在做收尾工作的人说：“刚才业主来了，他很满意这个设计，他有事出去了，过会儿再来，你先等等。我是顺道过来看看，来，我们到这里坐会儿。”边说边领着白璇到一旁坐了下来。

白璇看了看整个环境，有点遗憾地说：“当初在图纸上，我觉得不错，但是现在看来，一味地追求蓝色这种感觉，整个设计的基调还是偏冷，尤其在阴天的时候，这种感觉就更加强烈，……蓝色的冷，会让人觉得有些忧郁。”

萧为四下看了看，摇了摇头：“是吗？我怎么没有这种感觉呀，难道我的心还不够细？”

白璇笑着说：“没有的事吧，萧总太忙了，哪有时间体会这种感觉。”

萧为收回目光，看着白璇，点了点头，小声说：“你说得对，我现在已经没有时间体会这些感觉了，张铭凯已经正式向我提出离婚

了……一周后开庭。”说着,从小包里拿出一张法院传票递给白璇。

白璇接过传票看了一眼,非常吃惊地看着萧为:“啊!离婚?张总提出来的?”

萧为点了点头,有些默然。

白璇仍然不可思议:“萧为,我认识你们的时候,你们结婚没两年……至少到现在为止,我一直以为你们的婚姻是牢不可破的,幸福的……”

萧为苦笑地摇摇头说:“你看到的都是表面现象,我们分居已经快两年了,公司里好些人可能不知道这些。”

“啊!……”白璇惊奇地看着萧为。

萧为从坤包里掏出个烟盒,示意白璇来一支,白璇摆了摆手。萧为自己取出一支,点燃,深深吸了一口,说:“我现在算是明白了,这个世界上‘婚姻’是脆弱的……只要有一丝裂缝,立刻就会碎成一堆乱碴子。”

白璇小心翼翼地问:“没有挽回的余地吗?”

萧为摇了摇头,说:“我现在能做到的就是维持表面的平静,可是……可是我自己知道,公司、家里,我已经是一团乱麻,我需要你帮我……希望你帮我处理一些个人事务,帮我找一个律师,我不想离婚。”

白璇惊奇地看着萧为,她一点也没有想到萧为夫妇两人现在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她想再问几句,又想可能不妥,于是到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

萧为继续说:“我现在首先要保住的是我的婚姻,不能让张铭凯得逞。别的事,以后再说。”

白璇想了想,点头说:“好吧,我正好有一个好朋友是检察院的,我想他能给帮忙推荐一个好律师。”

萧为点点头,说:“最好快一点,时间不多了,法院星期四上午

开庭,我想让律师早一点介入。”说罢,长长吐了一口烟圈,换了个话题,“你上午说你跟肖风怎么了?完了?”

白璇点了点头。

萧为同情地说:“唉,我们女人呀,真的是别人说的时时处处都是弱者,男人想离就离,想走就走,”说到这里,又深深吸了一口烟喷向空中,接着说,“哼,我就不信这一套,咱们女人要是不再强一点,总是别人的下饭菜,坚强些,挺住,我先走了。”说完,轻轻拍了拍白璇的肩膀,起身走了。

白璇感动地点了点头,到现在为止,肖风离开给她心里带来的苦痛,目前还只有萧为刚才的那席话算是能给分担一些了。被人分担痛苦,也是一种享受。看着萧为离去的背影,白璇掏出手机,按了一串数字,不一会儿,电话就接通了:“喂,是雪风吗……我是白璇……对,我找你有事,是这样的,你帮我推荐一个律师吧……行,过会儿你给我打电话吧……”

黄昏时分,下班的人群走到写字楼门口台阶前,各自撑开自己的伞走下台阶,张铭凯站在楼门口,看着漫天的大雨,又看了看停在远处的车,想了想,准备冒雨下台阶走过去,这时,一把伞在他的头顶支起,张铭凯回头一看,是周小玲,不觉得一怔:“周小玲,是你啊!”

周小玲笑了笑说:“张总,雨这么大……我送你过去吧,”刚说完,又觉得不妥,改口道,“要不,你自己把伞拿去……”

张铭凯笑了笑,说:“不用了,就两步路。”

周小玲说:“那也一样要淋雨……拿着吧,我办公室里还有一把。”说着,把伞递给张铭凯。

张铭凯有些迟疑了。

周小玲笑笑说:“我只是不想看着别人淋雨,没有别的什么目